

小倉山房詩文集

冊
六

卷之二十一

七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

錢唐袁枚子才

與程戢園書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
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誤於南宋之理學再誤於前明之時文再誤於 本朝
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爲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
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撫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据之學形
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
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
爭奇考据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
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据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
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
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据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

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囁沓卽用筆平衍於剪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偃偃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胷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於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臘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辜權簿冊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荅戴園論詩書

來諭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

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尙恐不及而足下
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
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
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
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
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
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賀
多隱隱故有綺語之侮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
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
虛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
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
雖餒不願廁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教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
多僥倖傑豪之士不屑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

以自污幸而半生小過情在於斯何忍過時抹掇吾誰欺自欺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尙矣卽以人品論徐摛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豔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若夫迂襲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竄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卽竄不任事賊私諂諛史難屈指白傳樊川恥之僕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於心而后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罄之也宋儒責白傳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於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隄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譸言令人欲殺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

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臯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荅平瑤海書

四月一日接手書洋洋千言所以矜寵枚文者至於再至於三若發於中心之誠而不能自己枚自問何以得此于先生始而疑繼而懼終乃狂喜而感至於天故何也昔人稱龐士元獎引人才每過其分蓋是善善從長而非其人之果足以副之也疑先生以此意見待故懼且疑繼而思之先賢呂新吾云凡評人詩文徵吾心不欺之學先生豈肯欺我兼自欺哉以故喜欲狂也然而知音之

難自古記之子雲太玄世取覆醬祇桓譚篤好比諸周易溫公通鑑人人度束高閣惟王勝之肯讀一過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者尤少枚空山無俚爲此於舉世不爲之時自甘灰沒獨先生假借數言俾其自信豈非天之哀枚衰朽故生有絕大知識人爲闡揚以光明之耶古人得一知己死且不恨蓋言知己最難苟得一焉則死者之魂魄雖長逝千載猶無憾也枚竟未死而得之於並生此世之先生感先生能不感生先生之天乎假使先生遲生百年枚早生百年則雖知我愛我亦彼此付諸冥漠而已矣枚之得交于先生天也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俱非託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所立於文之中雖王半山措施不當致禍宋室而其生平稷契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嘗不矜矜自持故所爲文勁折逋峭能獨往來於天地間札中道枚幹濟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當然以論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毋先生之懷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覺其流露

耶枚再拜

荅沈省堂觀察書

前書述所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斯言也平平無奇而足下來書疑僕自許過當云二語是生知安行地位非聖人不能嘻過矣夫飲食者見物盾敗而穀之以其不悅於口而非以其能傷人也見物甘旨而嗜之以其悅於口而非以其能養人也雖養人傷人之機未必不伏於一嗜一不嗜間而爾時必不暇及者尋常飲食之人皆能之不必易牙也聖人非人中之易牙乎而何必以此尋常語相震驚乎書中云僕晚年得子宜勿姑息訓之以義方斯言是也又云宜種福田以圖後慶則又誤矣春秋之法誅心不誅事惡出無心其惡可閔善出有心其善可鄙子曰視其所以足矣必曰觀其所由若爲善而先有子孫之見則所由寧足觀乎又曰某之禱久矣此豈預知其將疾病而先爲之禱乎夫善可爲惡不可爲理也福與禍數也好善者雖禍不懼然后謂之真善惡惡者雖福不喜然后謂之真惡惡若有心較論於報復之間挾其私意與天爲市則偶然氣數之不齊報施之略爽其平素操持岌岌乎殆矣禹稱惠迪吉

從逆凶論治天下之大權也易稱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言履霜堅冰之象也皆非世俗所刊陰騭文感應篇瑣瑣齷齪促家人言也史冊名臣傳中亦往往稱吾家積德後世必有興者此皆子孫顯貴後歸功先人追頌之言斷非當其行善時先爲此說猶之魯頌稱太王翦商亦後人追頌之詞非太王當日果有翦商之志也且理數之不齊更有難言者周家積德累仁自后稷公劉千餘年至於文武成康至矣乃一再傳而昭王溺於楚孔子至聖先天而天不違乃衰年目睹伯魚早卒此皆後世大不祥之事而當時偏逢其厄使非古聖人爲之祖爲之父安知不有俗流見解疑其先人必有隱慝故受此孽報耶常謂以行善勸人猶以讀書勸子弟也以因果勸人猶之誘以果餌威之夏楚也在子弟幼時原應作如此教法若年到十四五當心知書味俛焉日有孳孳矣若猶須如此督誘便是不肖行逕今以福善禍淫之說誘人是以不肖子弟待人也足下與僕相交四十年而相待之薄乃如是哉昨春過無錫楊宏度來舟中亦如君所云云僕應之曰君因我有子故勸我急行善然則我無子君將勸

我急行惡乎楊亦張目而不能荅也

與楊峙塘書

昔退之作爭臣論諷陽亢宗諫僕欲作一論諷足下不諫諫御史職也足下爲御史而教之棄職過矣然天下事有不爲而賢於其爲之者醫是也諫是也孝子之事父也不修隨以甘之而湯藥以苦之豈得已哉然父之飲之也非所甘而強焉雖當時惡其螫口覆孟逐醫而過後諒其子之用心或疾益甚則未有不翻然悔者悔則復肯受藥若當其上口時雖不甚苦而實乃無疾而攻又或朝丸夕劑促數煩志而於肯綮處離隔太遠彼爲父者必恍然於其子之務名而非以爲愛醫之射利而非以爲功則愈信己身之無病愈疑天下之無藥而一旦有真疾有良藥亦復不受矣諫之爲道亦猶是也三代後宋仁宗最賢最納諫其時諫者殆無虛日及考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訐無關政體其所謂直臣如王陶唐介余靖孫甫輩僕甚鄙之今上首開言路風聞者不罪稱旨者遷官近年來諫章雲集最上者取宋儒陳言迂遠牽引令人聞古樂而思臥其

次小有條議改刑部一律工部一例從亦可駁亦可其下爭風氣之先伺上意而迎之其冒誤者亦復後悔此輩喋喋雖中主亦所厭聞況聰明睿智遠過堯舜者乎僕恐數年後諫道將廢諫路將絕則今日之御史爲之也且夫御史之職較宰相卑而御史之道與宰相同何也宰相無專司燮理論道而已御史亦無專司補過拾遺而已非如九卿百官有政事之程督也有可諫則諫無可諫則已敢諫則諫不敢諫則已行其道以盡職養其身以有待與留其路以讓人三者皆可以無愧於天下陽城七年不諫雖不裂麻卒爲君子杜欽谷永攻上身及後宮雖終日諫卒爲小人此其故可思也足下近劾大僚逐之海內懾其威僕以爲受逐者水就傾矣伐之不武恐足下巧有餘而道猶未足故以不諫規足下

書呂夷簡傳後

治天下國家無難惟當其可之爲難古之人事苟當伊尹廢太甲文王廢伯邑考無所爲非事苟不當高祖不廢呂后晉武不廢惠帝卒亂天下易曰貫魚以

宮人寵無不利言宮人進幸於君后不得專也又曰恆其德婦人貞吉夫子凶言陽剛統陰不貴貞恆也光武廢郭后其時漢儒質樸無爭之以爲名者仁宗廢郭后宋人章疏交攻在孔范諸賢豈不有鑒於唐武氏之禍而隱然以韓褚自居哉不知仁宗無晉王之昏郭后非王后之比楊尙二美人無武氏之惡呂夷簡亦非許敬宗李義府之流擬人不倫固不可也當是時章獻崩帝始知宸妃爲生母宮寢紛紛異論蜂起帝心大不安至於開棺驗視蓋其心已有戒乎母后之專而惴惴乎宸妃之不得其死矣郭氏者章獻黨也恃勢專悍本無竊窕之儀而又忿爭手搏形同委巷帝時無子帝之心其能無履霜之戒乎賢如光武豈爲陰貴人廢后哉亦鑒前代人彘之禍幾乎以呂易劉故先黜呂后配享隨廢郭后英主所見大抵相同其爲社稷計至深且切彼孔范者迂儒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呂夷簡者亦陋儒也諸臣嘵嘵便宜曉以此義乃引光武故事支吾及諸臣以堯舜折之遽不能對不知堯舜不廢后曾廢太子矣事以義起本無典故之足云而孔門三黜其妻孟子以順爲正諸賢又何以不聞也范

公之言曰后之罪未聞當廢公言誤矣禮曰出妻放子怒而不表禮焉故蒸梨不飾皆古人忠厚之意范公身爲臣子知母后有罪止宜含畜覆護不忍探聞乃苦逼帝以廢后之故布告天下於是以頸痕示執政如嬰兒格鬪乞憐於長者之前國體何在且姑前不叱狗齒路馬有誅原以豫遠不敬也當宮內忿爭時至尊在前后自搖手不得乃當帝而手批其所愛又拒救觸帝至傷漢法所謂大不敬也漢任后與李太后爭門誤格太后措指卒梟首律文傷尊長無誤不誤之分誠以名分爲重故也公又言曰子不宜聽父出母又誤矣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可矣執其袪而留之可乎匡章之母被出章屏妻出子可矣助母以益父怒可乎古之善處此者邳君章一人而已其告光武曰夫婦之際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願千秋後毋使人議陛下而已委宛微言仁之至義之盡光武感焉故待陰郭禮必均而后亦以壽終自孔范忿爭之後內外相激宦豎震恐至於挾毒眦后而后卒暴崩嗚呼后亦不幸而遇孔范諸賢也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蹟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却本文而補之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誤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牴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卽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於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於郟子問禮於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於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

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
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
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
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
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於理矣善乎
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
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
說何也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冑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寃之夫侂冑魏公孫智小而謀大
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

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裨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冑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冑故波及於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冑剷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冑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實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閭閻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間關係甚巨己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尙且不避而況區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